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推理性的 侦破故事 (1)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推理性的 侦破故事

(1)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目 录

古坟里的谋杀	(1)
棋局里的暗示	(8)
假戏真做的“谋杀”	(17)
物证指出的真凶	(23)
亡魂的报复	(29)
握在死者手里的点心	(34)
象牙盒里的阴谋	(38)
恐怖的哨音	(42)
昧掉良心的警察	(46)
谁杀了敲诈者	(49)
与神探斗智的狂徒	(54)
杀夫的铁钉	(57)
鬼宅命案	(61)
不孝儿杀母谋财案	(65)
关帝庙里的情杀案	(69)
惨死在别墅里的女明星	(72)
供词中的破绽	(76)

世界最具推理性的侦破故事

轻伤致死的怪案	(79)
印花上的毒药	(82)
绝顶聪明的杀手	(86)
件作的高招	(89)
帮老人自杀的杀手	(93)
冰下冻尸的死亡时间	(97)
凶手的伎俩	(101)
大雪不能遮盖的线索	(105)

古坟里的谋杀

我叫木村，是一个推理小说作家。初夏的时候，我特地到日本做了一趟三河西部之旅。

那儿有德川家康的铜像和许多名胜古迹，他的盛名，真是历久不衰啊。但令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一些古老的传说。

三河下游为扇状地形，自古以来一直是人们生活的地方。河流沿岸有不少原始遗迹和古坟分布在那儿。

天气十分的炎热，皮肤被太阳晒得发黑，回东京的那天早上，我在郊外的火车站碰到中村先生，正好他也来度假。单线的月台在铁轨的一边，下车的旅客纷纷由站台左手边的检票口出入，因为车站上人并不很多，所以我一眼就看见中村站在那儿。

中村是一位木匠，50多岁，瘦瘦高高的，他因为喜欢我的作品，所以彼此成为笔友。

正在施工的铁路旁，有许多贝壳。沿着山坡走上去，在建筑物的墙角边，也发现不少。车站两旁装了两个展览用的橱窗，里面摆饰着各种贝类化石和蚌类模型。

无名古坟长81米，是一个前方后圆的坟墓，往下俯瞰，是一大片的稻田，绿油油的真是漂亮！铁路为一字形，火车经过时带来一阵噪音，犹如从地平线上冒出一只怪兽，吞噬整个平原。

虽然无名古坟离车站不远，但这段路却是相当难走，

我知道中村因为喝酒过多，肝脏不太好，天气又这么热，所以想慢慢地走。

“木村先生，快点走啦！”他却急急催促我走在前面。

在主坟顶上立着一根天神社址石柱，旁边是另一座古坟——秋叶神社殿。

最后是另一座古坟，爬上 33 阶楼梯后有个浅间神社，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倾塌了一半，为了避免游客掉下去，在两旁都用石栅栏特地围了起来。

“哦，每一个古坟差不多都有一间神社，已经很久了吧！”

“这些古坟都是战国末期建立的，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什么传说？”

“秘密杀人事件……等下一再告诉你！”

我们回到中村的度假小屋，换了轻便的衣服，又尝了中村太太亲手做的料理。刚走了三四公里，非常口渴，现在能一口接一口地喝着啤酒，觉得特别过瘾。

“这一带是德川家康的地区，当年他在今川义元底下当人质的时候，这一地区的人被课重税，有许多人都三餐不济，只好告诉今川义元收成不好，暗中私藏了许多稻米。税务局后来发现了这件事，就派人来调查。但是因为官员工作量有限，村中又藏着许多眼线，所以什么也查不出来。”

“那么秘密杀人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中村举起酒杯和我互干了。

“有一年，税务局派了一个叫庵原的官员来，他是征税

天才，拿走了村里的许多粮食，就在那年，村里几个老人和小孩饿死了！”

“下一年也是这样吗？”

“是的，不仅如此，庵原还要一直待下去。他预定傍晚到达此地，第二天开始严厉检查税务。在岗崎附近，一些激愤的村民不堪重税而拿刀杀了那些来征税的官员。”

“庵原也被杀了吗？”

中村点点头，继续说道：

“在那年春天，一个叫伍平的年轻人跟着庵原来到这里，他们决定以浅间神社为宿舍，于是叫村人来打扫。另外，又在石阶前设立哨卫，古坟之前又布置了一些机关，并将其他路封锁，所以要去神社，只有这条路可走！”

“警戒这么严啊！”

“除此之外，还派了十几名警卫来巡查。”

“后来如何了呢？”

“村人为了息事宁人，便派几名男女去哨站接待，年轻的女人们便逃到外地去避难。”

“年轻的男人呢？”

“都被派到外地打猎去了。”

“血气旺的男人都不在村里啦！”

中村喝了一口啤酒说：

“庵原到达时将近傍晚，伍平带着他走上石阶，经过哨站时，看到几名年轻人正扛着一头大猪走过来，还有一些人拿着野鸟以及美酒！”

“干什么呢？是不是要慰劳那些人？”

“对，这时哨兵拦住了那些人。”

“庵原呢？”

“进社殿去了，伍平下来问明了来意，就叫他们把猪扛上去了。”

“然后呢？”

“伍平把大猪摆在门口，向庵原报告，但是社殿内并无人应声，伍平好奇，进去一看，却发现庵原倒在阴暗的社殿里。”

“被人刺杀了吗？”

“没错，因为室内太暗，伍平就把他抬出来，这时才发现一把尖刀，从背后刺穿了他的胸膛！”

“背后？”

“是的。”

“这把刀是谁的？”

“不知道，因为刀子并无特征。”

“我想起刚才看到的浅间神社，非常狭小阴暗。”

“伍平立刻进入社殿内搜查，但里面空无一人。”

“社殿的构造如何？”

“大门为左右推开的木门，两侧墙壁上是固定好的格子窗，凶手不可能从那儿进来。”

“伍平一定会认为凶手趁他在社殿前时杀了庵原，然后又没法逃过哨兵的视线，所以立刻下令全面搜查。”

中村点点头，替我倒了一杯啤酒。

“里面为什么那么黑呢？”

“因为正值傍晚，况且光线又不足。”

“我想屋子里需要灯火，在灯火还未点亮之前，庵原一进去就被人杀了。”

“对不起，我遗漏了一点——在庵原和伍平往石阶上走时，有一名妇女手上拿着烛火，走过伍平身旁，进入社殿，然后和那些扛猪的年轻人一起往下走。”

“因为大家对女人没有戒心，所以凶手一定是她，趁机杀了庵原。”

“当时伍平也想过这一点，但是女人身上并未沾上任何血迹，而社殿里血迹斑斑！”

“会不会有秘道？”

“地上并无机关！”

“难道她在伍平进来之前换好了衣服？”

“不，她下了石阶之后，就到哨兵房去帮忙。”

“那不就表示没有嫌疑了吗？”

“对。”

“伍平后来到底有没有抓到凶手呢？”

“不知道，因为庵原死在神社里大家惟恐触怒神明，所以都吓得四下逃跑了，听到庵原被杀的消息，其他征税官都很害怕，所以在清査税务时也没有那么严格，倒是伍平，听说受了相当重的处罚！”

我拿出一根烟来点。

中村无法忍受杯中没有啤酒，所以又替我倒了一杯酒。

“我把我的推理告诉你，不合理的地方请你告诉我。”

“你说吧！”

“由伤口来看，庵原绝对是被刺身亡的。因为刀是从背

后刺出的。”

“没错！”

“伍平在台阶时有从背后杀死庵原的机会，但他必须躲开哨兵及其他人的注意。特别是那个提灯的女人，如果他提着灯进去一看见尸体，一定会大喊大叫引起哨兵的注意。”

“所以说凶手不是伍平！”

“是的，同时那个女人身上没有沾上血迹，况且从庵原被刺的情形看，那完全是一个女人的力量所不能办到的，而村子里的年轻人都是在尸体发现后才进来的。”

“那么不就没有其他可怀疑的人了吗？”

“有，而且那个女人是他的同犯。”

“此话怎讲？”

“那个人应该是村子里的仆役，他趁打扫社殿之机，事先躲进里面，等庵原进去之后，从背后刺穿他的心脏，趁尸体被抬出去，外面一片混乱之际，再逃走，因此没有人看见他身上的血迹。”

“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提灯的女人在走进社殿时会看见庵原倒在地上，可见这是一起有计划的刺杀，否则女人提灯进去时，就会破坏凶手的行动。”

“说得对极了。”

中村又举杯和我干了。

“如果行刺不成，是要被处死的，所以那女人一定和凶手的关系很密切。也许那个女人是凶手的母亲，要死也要和孩子死在一块。”

“不仅如此，大猪的村民也应该都是他们的同谋。如果他们太早出现在石阶那边，恐怕庵原早就会看见而失去兴趣。如果出现得太早，庵原已经进入了神殿，伍平也会随之进入。那样，凶手就要杀掉两个人，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呀！”

我随手拿起中村的一个泥偶摆弄了一会儿。然后看看手表，已经下午3点多了，就和中村告别。临走的时候，中村的女儿恰好回来了。那是个长着大大的眼睛的女孩。她冲我行了个礼后，便跑进屋去了……

棋局里的暗示

一个万里无云春光明媚的日子，私人侦探阿良在公寓的侦探事务所里一个人悠闲地看着棋谱。下午两点左右，十文字悦子突然来访。她是某推理杂志的编辑，虽然个子不高，但气质很好，颇有魅力。阿良因经常应邀为这家杂志撰写随笔，所以与她很熟。

“我本来是到舟木先生那儿去约稿的，正赶上他有客人，告诉我过半小时后再去，所以我就跑到您这儿来消磨时间了，多有打扰，您不见怪吧？”悦子客气地说道。

“哪里，哪里，要是你来随时都欢迎呵，你看我正闲得无聊……”阿良热情地将她让进屋里。

舟木先生是住在这所公寓9层的一位推理作家。此人30岁出头，一直未婚，同阿良是棋友。

“你所说的来客，是不是一位女的？”阿良开玩笑地说。“不，好像是一个男的。因为我见门口摆着男人的鞋。那位先生，莫不是同性恋吧？”她也开着玩笑说。

阿良取来咖啡壶，煮咖啡给她。

她见桌子上放着棋盘，便说：“阿良，不同我杀一盘吗？让我见识见识你的棋艺。”

“你也会下棋？”

“哈哈，下下你就知道喽。”悦子边说边动手摆棋子。

最后还是阿良赢了，但悦子的棋确实下得不错。

“对不起，我去去就来。”阿良起身去厕所了。

解完手，放水冲时，突然听到电话铃声。悦子就去接电话了。

“是的，这里是阿良侦探社。噢，是舟木先生……是我，嗯，我刚和阿良下完棋……好的，明白了，那好，到时候再……”只听到她接电话时的答话声。

当阿良洗过手走出厕所时，十文字悦子已经放下电话，在收拾棋子。

“刚才的电话是舟木先生打来的吗？”

“是的。他让我再等 20 分钟。”

“那么说，他知道你在我这里。”

“我事先告诉他我有可能在你这里等他的……”

“怪不得……那么，我再给你倒杯咖啡吧。”阿良又将咖啡壶端去热了一下，给她倒了一杯。

“阿良，我去舟木先生那儿时，您陪我一块儿去好吗？”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隔着杯子看着阿良的脸。

“怎么，这是为什么？”

“舟木先生也喜欢下棋吧。我每次去约稿或是去取稿的时候，总是让我跟他下。而且也不知他是开玩笑还是出于真心，总说要追我，弄得我很为难。所以，要是您在身旁就好办了。”

“让我当你的保镖呵。”

“拜托您了。”她深深地鞠了一躬，态度坦诚。

阿良虽然不大情愿，但又不好拒绝。

20 分钟后，两个人乘电梯上到 9 楼。按响了 905 号房间的门铃，却无回音。

“真怪，难道没人？”悦子拧了一下门把手。

“哎，门没锁呀。”她推开门说。

“先生在家吗？我是十文字，打扰您了。”说着她便走进屋。

这是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阿良也随着她进了屋。当走进有几个榻榻米大的房间时，不禁大吃一惊。舟木荣治好像是在和客人下棋似的，坐在有靠背的坐椅上，头伏在象棋盘上已经死了。旁边丢着一个可乐空瓶。好像是被人用这个瓶子击中了头部，头发里渗出了血。

棋盘周围的棋子乱七八糟丢得到处都是，对面的位置上只有一个坐垫，而没见可乐瓶。

“舟木先生是在下棋时，被对手杀害的。他只专心下棋了，没注意到对手的举动。”悦子倒不害怕。

“你是说坐在这边坐垫上的人就是凶手。这个凶器可乐瓶是舟木先生拿给客人的喽。”

“不管怎么说，他被杀还不到20分钟，刚才舟木先生还给我打过电话，正好是20分钟之前，听他的口气当时似乎有客人。”

“噢，是我去厕所时来的电话吧？这么说，那个时候，凶手还在这个房间里。哎，他右手里好像攥着什么。”

阿良发现被害人右手紧紧握着，掰开手指一看是个象棋子——“飞车”。

“这是什么意思呢？”悦子不解其意。

“也许是暗示凶手的名字。”

“那么说舟木先生是在断气之前，从很多棋子中选了这

个‘飞车’作为凶手的线索。”

“的的确确像个推理作家临终的样子。”

“那么，‘飞车’有什么含义吗？”她歪着头思忖着。

“你知道舟木的什么情况吗？譬如，恨他的人啦，或者

.....

“是呀，单身的先生格外怕寂寞，所以就连他的私生活都毫不隐讳地告诉了我。我知道的就有两个人：一个是先生的叔父。他告诉我，为了土地所有权问题叔父正同他闹纠纷。”

“另外一个人呢？”

“另一个是他大学时代的上届同学，电影导演井上龙夫。他在制作艺术片时，向舟木先生借了很多钱，但那部片子失败了，似乎正为此而犯愁。肯定是借的那笔钱无法偿还了。”

“那么，就查查这两个人看吧，这之前，不管怎么说，还是先报警吧。”阿良用隔壁书房的电话通知了报警台。

回答完现场勘查刑警的询问后，阿良马上开始了私下调查。

电影导演井上龙夫的工作间离家很近，步行只需几分钟，是在公寓的6楼。他似乎还不知道舟木被杀的事。当他从阿良嘴里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板起面孔。

“反正我觉得他是不会好死的！”他冷淡地说道。

“这是为什么？”

“你没听说他一个劲儿地追逐，诱惑来取稿的女编辑吗？那家伙打从学生时代起就爱打女人的主意。所以，你

们从那方面查一下怎么样，怀疑我纯粹是找错了门儿。”

“你不是拍艺术片破产了，而借他的很多钱还没有还吗？”阿良又进一步逼问道。

“那不是借钱，是出资！公司就算倒闭也没必要偿还。此事在他出资前也是讲清楚了了的。”井上面带怒容地回答说。

“那么，今天下午3点钟左右，你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

“你是问我不在现场的证明吗？今天从3点到5点，我就在这个工作间，看我导演的电视剧。”

“谁能证明呢？”

“不巧，这里是连老婆和孩子也不能进的工作场所，没有证人。”井上回答着，并从厨房的冰箱里取来罐装啤酒。

“喝吗？冰镇的。”

“不想喝啤酒，倒是想喝可乐。”阿良故意暗示了凶器可乐瓶，观察对方的反应。

“可乐……那种小孩子喝的饮料，我这儿是没有的。”井上表情冷淡地说。

“那就算了吧。您会下象棋吗？”

“小时候倒会，可学会了麻将后，就再不下象棋了。”

“被害人死时手里攥着棋子‘飞车’，我想他大概是想说明凶手的线索。”

“这同我有什么关系？”

“棋子‘飞车’背后写有‘龙王’或‘龙’，你的名字不是龙夫吗？”

“因此，你就说我是凶手喽。哼！真是愚蠢透顶。就是靠这种幼稚可笑的推理，还当什么私人侦探。”井上龙夫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嘲笑着说。

阿良走访的下一个是舟木的叔父飞田银造。说是叔父，其实年龄只差10岁左右。是个鳏夫，在一家高级公寓当看门人。阿良在舟木荣治的房间里曾见过他一面。

他听到侄子的死讯后也是紧绷着脸。转而，又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喜悦。

“这下，那块地就完全归我喽。”

“你是出于这个目的而杀了他吧？”

“哪里话，这是他的报应。尽管他对我这个叔叔大逆不道，扬言要到法院告我，但看在他是我侄子的份儿上……”

“究竟有多少土地？”

“面积不过100坪，可那地方每坪值300万日元。”

“那就是3亿日元，可见你杀人动机是充分的。”

“怀疑我？还是少在我身上费心思吧。反正是那个家伙自己的事，无非是因女人的事被杀的吧，还是用点儿功夫在这方面去调查调查吧。”飞田刻薄地要下逐客令了。

“那么，今天下午3点钟左右你在哪里？”

“3点钟，我正在这个管理室睡觉呢，好像感冒了。吃了感冒药有些发困，就那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从这里到作案现场开车单程只需30分钟吧？”

“也许吧。不巧，我不会开车。”他讪笑着。

“那么，你会下象棋吗？”

“这个吗，我还是业余初段的高手哩，不像荣治那样是